

历史坐标

茉莉轩：胡铨泼墨天涯驿

■ 曾庆江

位于海南省临高县境内的茉莉轩，因为著名贬官胡铨的到来，从而名声大噪，成为当地一个重要场所。后来在茉莉轩的基础上打造的茉莉轩书院，书写教育佳话，在临高文化的传承和发展上发挥着重要作用。茉莉轩已经实实在在成为临高文化带的重要文化地标。

谢渥修造茉莉轩

说到茉莉轩，自然不能不说谢渥。

谢渥，字景惠，号四西，福建晋江人，据说是东晋谢安十九世孙。绍兴二年（1132年），谢渥以赐进士及第文林郎的身份出任临高县令。临高是在隋朝大业三年（607年）开始设县，名为毗善县，后又更名为富罗县，唐开元元年（713年）始称临高县。临高县城治所多次变迁，对经济社会发展十分不利。谢渥到任之后，这种局面有所改观。从而延续至今，即当前临高县城所在地。这一举措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临高的发展。

谢渥本是进士出身，因此希望能在仕途上有所作为。他在绍兴二年（1132年）担任临高县令之后，经过多次考察，最终决定将治所迁移到文澜江边的莫村，着力开发江两岸的冲积平原，种植水稻，推动农业生产，并有意将中原先进的耕作技术和灌溉技术引进来，使得当地百姓能够安居乐业。

同时，谢渥还非常重视教育，创建了书院，因院内遍种茉莉花，再加上自己笃信佛教（茉莉为佛教四大圣花之一），因此命名为“茉莉轩”。茉莉轩是县城讲学交流的场所，同时也是谢渥日常读书休息的地方。在谢渥任上，有多名读书人得以中举并获取功名。海南后来被人称为“海滨邹鲁”，自然包括临高在内，而谢渥也功不可没。谢渥卸任之后，就定居于临高县城外官位村，其子谢宗恩、谢瑞、谢祥都成为当地有名的读书人，从而使得谢家成为书香世家。谢渥是临高史上有名可考的第一任县令，这与他的政绩是分不开的。

当然，初建的“茉莉轩”规模并不大，除了用于日常教学外，更多是谢渥读书写作的重要去处。如果没有胡铨的到来，这里或许一直扮演着岁月静好的角色。尽管谢渥一直想推动临高县的教育水准，但是他自己感召力有限，而且全县百姓长期以来形成的积习在短时期内也很难转变。而这一切，因为胡铨的到来而发生重要转变。

美巢村，也叫买愁村。宋代贬官胡铨一度在此驻足。



胡铨讲学茉莉轩

胡铨曾经因为一封“斩桧书”而闻名天下。绍兴十八年（1148年），本来已经贬居新州（今广东新兴）的胡铨遭遇了更为严重的迫害——他被贬往更为遥远的吉阳军（今海南三亚），那里可谓“天之涯，海之角”。

几经周折，胡铨终于乘船渡海在澄迈通潮驿登岸，此情此景，他不由吟出“眼明渐见天涯驿，脚力将穷地尽州”的诗句。到琼州拜访老前辈李光之后，胡铨再沿海南岛西海岸经澄迈、临高等地前往海南最南端的吉阳军。去临高的途中，有一个村落叫做买愁村，虽有官道相通，但是人烟稀少，颇为荒凉。善于诗律的胡铨口占“买愁村”七绝一首：“北望长思闻喜县，南来怕入买愁村。崎岖万里天涯路，野草荒烟正断魂。”既怀念已经故去的赵鼎，又担心自己日后的命运，可见诗人当时的心绪。

在当地，“买愁村”一直是“绝对”，没人能对上。村民虽然不认识胡铨，但是见到“买愁村”和“闻喜县”对上了，非常兴奋，马上派人告诉县令谢渥。谢渥早听说胡铨被贬吉阳军的消息，知道他必然经过临高，如今听闻村民的消息，估计就是鼎鼎大名的胡铨来了，赶紧派人前往迎接。

接到胡铨之后，谢渥将胡铨安置在茉莉轩休息住宿，同时请他讲学，并号召全县的学子都来聆听。胡铨就在临高小住几天，向当地读书人传授了自己研习几十年《春秋》的心得，同时还特别讲述了自己当年考举人和中进士时的基本情况，这让全县学子大受教益。胡铨也非常感谢县令谢渥的盛情款待，临别特地为茉莉轩题写匾额“眼明渐见天涯驿，脚力将穷地尽州”。

临高人从茉莉轩走向科场

自从胡铨到临高讲授春秋大义之后，茉莉轩名气越来越大，成为临高读书人心中的圣地。县令谢渥特地将胡铨讲学时使用过的书桌、座椅以及笔墨纸砚珍藏起来，以示对后来者的教化，并传至曾孙谢济，直到遭遇兵祸被焚毁。

茉莉轩书院除了在当时培养和成就了戴定实等地方士子外，在后来的临高文化教育上功不可没。不少临高读书人都是从茉莉轩书院走向科场，取得相应的功名的。可以说，茉莉轩相当长时间内在临高百姓心中，一直是神一般的存在，过往文人都会前往观瞻、凭吊，并撰写不少诗文予以褒扬。比如明朝时期的王佐，就是临高人，曾经在茉莉轩攻读，后来担任广东高州同知和江西临江府同知等职。王佐除了勤政爱民外，还擅长诗词文章创作，因此有“为官人称明仁司马，作诗堪比唐宋大家”的美誉。他非常感念当年在茉莉轩书院的攻读岁月，写下《茉莉轩》二首：“茉莉香中小小轩，历年三百尚依然。珠崖逐客才过海，南渡君臣已戴天。磊落封章寰宇宙，凄凉遗墨化云烟。我怀千古中原恨，几度经行涕泗涟。”“相逢莫话绍兴年，

在茉莉轩讲学时，一名叫作戴定实的读书人引起了胡铨的关注。戴定实住在临高县城外四十里的博顿村，家境不好，但是读书非常刻苦努力，胡铨特地另外对其进行点拨教化。经过努力，戴定实最终成为临高历史上第一位举人，并被朝廷授予相应的职务，名列吏部仕籍。当面指教戴定实之后，胡铨还受邀到博顿村了解民风。那个时候正逢春夏之交，干旱严重，井水干涸，人民不堪其苦。胡铨无意中在一片树林中发现一汪泉水，请当地居民掘地成井，水质清冽甘甜，很好地解决了当地居民的饮水问题。当地百姓将胡铨奉为神明，认为是上天派来拯救他们的，因此动情地将这口井命名为“澹庵泉”。

戴定实后来一直以胡铨门生自居，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置身于仕林，全仰仗于胡铨当面的指教点拨。他不仅学有所成，而且教子有方，儿子戴雄飞继承了勤奋好学的特点，在嘉定年间中举，被授任临高县学教谕，为传承文化做出贡献。戴定实晚年回到家乡之后，仍然非常感念胡铨对自己以及乡民的帮助，特地叮嘱儿子将胡铨在临高的事迹刻碑纪念以传后世。

戴雄飞遵从父嘱，于嘉泰二年（1202年）请书法家方宗万刻写“澹庵泉”石碑立于井边。又于嘉定九年（1216年）七月请琼州通判方世功撰写《澹庵泉记》一文，也用石碑镌刻，竖于井旁。《澹庵泉记》详细叙述了胡铨发现泉水的经过以及对当地的影响，还交代了戴家和胡铨的交往，让人领略到胡铨一心为民的士大夫精神。《澹庵泉记》后来一直被海南地方史志收录。

每为先生一怆然。国是到头成底事，奸非开路逐忠贤。忍同刘豫三分国，卖却唐尧一半天。杰阁摩天今草莽，乾坤犹罩小茅轩。”

茉莉轩书院在宋元明清经过多次扩建和重建，在临高教育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但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毁于战火。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知县樊庶重建茉莉轩书院。乾隆三十年（1765年），知县李翰典、史汤德、副贡生王元翰等人倡捐将茉莉轩书院移建于县署，称临江书院。民国时期，临高县政府在茉莉轩原址建立了临高县乡村师范学校，依然是地方教育重地。后来，临高县乡村师范学校更名为临高中学一直办学至今，是临高县最有影响的中学。临高师范学校后来和琼台师范学校合并，现在已经升格为本科性质的琼台师范学院。

胡铨在临高传播中原文化，对推动临高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时至今日，临高仍有“澹庵祠”“澹庵书院”“澹庵井”“茉莉轩”等纪念场所，充分体现了临高人民对胡铨的感恩与热爱。在千年文化传承中，“茉莉轩”已经成为临高县的文化地标，凡是来到临高的游人，必然会寻访茉莉轩……



谢渥画像。



茉莉轩。

笔砚清玩

《秉烛夜游图》

《秉烛夜游图》是南宋画家马麟创作的一幅绢本设色画作品，现收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

此图绘夜色掩映的深堂廊庑，茫茫夜色中庭院烛光高照，映照园中海棠盛开。一士人据太师椅当门而坐，品味幽静月夜的良辰美景。取材自苏东坡海棠诗“东风袅袅泛崇光，香雾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更烧高烛照红妆。”

这是一幅优秀的作品。这幅作品幽雅而又富诗情。高突的短亭与低回的长廊，呈现了宋人园林建筑的典雅；庭园里缭绕的香雾，若隐若现的海棠，既破除

了建筑的沉闷单调，也引人萌生置身仙境的遐想。

马麟（约1180年—1256年），祖籍河中（今山西永济），后迁居浙江钱塘。宫廷画家马远之子。作画题材广泛，工山水、花鸟，也擅长人物。其作品多进呈君王供赏玩或颁赐用，画上常见有南宋宁宗、杨皇后（1162年—1232年）及理宗的题诗。

马麟对自然的观察敏锐，写生功夫颇深，抒情小景，以工致细腻的手法，表现宫廷园苑、亭廊建筑和园林布局之美，作品有院体画工整细致的特点，极富有情致。（杨道 辑）



杨道 翻拍

史鉴典录

捍卫民族尊严的李四光

■ 姚秦川

李四光是中国地质力学的创立者，也是中国现代地球科学的奠基人之一。身为科学家，李四光一生追求正义，有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受到众人的尊敬。

1933年春的一天，李四光得知北大师准备为李大钊举行公葬的消息后，立即放下手中的工作，拿出自己平日省吃俭用积攒下来的钱，饭也顾不上吃，便将钱送了去，襄助这一义举。当时，有人好心地对

李四光说：“这些钱可以买到很多东西，你全部捐出去，一点也不后悔吗？”李四光平静地说：“比起那些为国捐躯的革命同志来说，这一点点钱根本不值一提！再说，钱不就是要用于最该用的地方吗？我觉得这些钱捐得值。”

到了1934年12月，根据中英两国交换教授讲学的协议，李四光应邀前往英国讲学。在船上，李四光认真审查并修改了自己将要

在英国讲学的讲稿。他认为，中国地质有其独特的区域特点，有其自在的完整性，绝不能硬套用那些仅仅根据西欧区域地质建立起来的地质术语和概念，去阐述中国的地质现象和独特的地质构造问题。

最后，李四光根据自己多年搜集和积累的地质资料，按照自己的观点，写成了具有中国风格的地质学讲义。同时，为了回击当时英帝国主义及少数御用学者对我国主权的挑

衅，他讲稿的第一章，就从西藏高原讲起。

多年后，李四光解释这其中用意：“当时西欧一般人的思想总认为西藏不完全是中国的一部分。为了纠正这一错误认识，我就有意识地把西藏高原列入了中国自然区域的第一位；更关键的是，西藏高原在中国地理上的重要性，也是值得抬高到第一位的。”李四光的一番话，彰显其捍卫民族尊严的知识分子特有的不亢不卑。

鲁迅的副刊情结

■ 黄山

鲁迅一生都钟爱报纸副刊，很多脍炙人口的不朽杰作都是在当时的报纸副刊上最先发表出来的，后来收入到各种选集中，更广泛地流传于世。

鲁迅代表作之一《阿Q正传》最初分章发表于北京《晨报副刊》，自1921年12月4日起至1922年2月12日止，每周或隔周刊登一次。也是中国报纸副刊早期白话文连载小说代表作之一。

鲁迅的大多数杂文都是先用笔名发表于当时的全国各地的报纸副刊上的。有的报纸副刊是常年刊登鲁迅的杂文，使鲁迅不经意间成了报纸副刊的“专栏作家”。如上海的《申报·自由谈》，有一段时间几乎成了鲁迅先生的“每日家庭作业”，有时一天几篇或隔天一篇，吸引了当时不少的读者。

那个年代还没有电脑和互联网，作者通常都是把手写稿邮寄或送到报社编辑手里的，鲁迅的手稿基本上是采取三种途径送到报纸副刊编辑的手里的：第一种是邮寄到报社，第二种是编辑来家取，第三种就是鲁迅亲自或托人把手稿送到报纸副刊编辑的手里。有的报纸副刊编辑在稿件和样报的一来二往的传递、接收中还和鲁迅先生成了生活中的朋友。

鲁迅与副刊编辑的手稿往来，从1918年开始到1936年他去世前一个月，一生的文学创作都与报纸副刊紧密相连。通常，鲁迅白天要忙于他事，夜晚不惜熬夜为报纸副刊写稿，甚至一夜连写两三篇，通宵达旦，可见鲁迅对报纸副刊的青睐和重视了。（据《人民政协报》）

古人的旅游

■ 吕秀如

旅游，顾名思义是外出旅行游览。跋山涉水，用眼睛细细浏览自然界的美丽风光，忘情于山水之间，古人也喜爱这项情趣高雅的活动。

“旅游”一词最早出现在南北朝，南朝诗人沈约《悲哉行》：“旅游媚年春，年春媚游人。”可见古人旅游源远流长。

古人旅游交通极为不便，基本靠脚，或驴、马和木舟。陆游所谓：“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过剑门”。古代的人旅游大部分时间都花费在行程中，往往历尽艰辛。在宋朝时，百姓已出门旅游了，当然不能走太远。史载，唐时西安郊外的曲江，风光旖旎，景色宜人，每年三月三、重阳之日，便游人如织，曲水悠悠，亭台楼阁，唐时的公园，是免费的。古人外出旅游大都选择春秋时节，晋人陶潜写道：“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

明末伟大的旅行家徐霞客，一生几乎都在旅途中，他不惧艰险，去过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游黄山惊险细节：“从左上，石峰环夹，其中石级为积雪所平，一望如玉。蔬木茸茸中，仰见群峰盘结，天都独巍然上挺。数里，级愈峻，雪愈深，其阴处冻雪成冰，坚滑不容着趾。余独前，持杖凿冰，得一孔置前趾，再凿一孔，以移后趾……”连山上僧人都十分惊奇，因为大雪被困山上，想不到徐霞客竟爬上来了。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战国时思想家荀子说过：“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这是他劝学之理。古人旅行是把心放在山水里，而今人的旅游多已变了味，拍张照片，以纪念到此一游。问有什么感受，一脸茫然。

“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从诗篇中得知李白的行踪遍及大半个中国。“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古人进京赶考，跋涉数月，可以一边旅游一边读书，且一般寺院都同情云游的清贫学子，食宿常是免费的。

风景属于懂它的人。“青山爱我，我爱青山。”元人张可久到了爱山亭的感受；明人凌云翰《关山雪霁图》：“人生远游固云乐，何似在家常看山。”可以看出游兴正浓。古代较有名望的游客，应属东晋谢氏家族。谢安热爱山水，出门要带上百位随从，最有名的山水诗人谢灵运，曾发明一种活齿木屐，上山时去掉前齿，下山时去掉后齿，蹬坡和泥泞中行走很方便。李白曾写下“脚踏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的诗句。



投稿邮箱 hnrbyfb@sina.com